

宗教論文集

宗 教 論 文 集

燕京大學諸教授著

中華基督教文社出版

本社出版新書

中國鄉村教會之新建設	五角五分
耶穌的人生哲學	八角
中國歷史的上帝觀	八角
革命的基督教	六角
倫理的基督教觀	五角五分
近代科學家的宗教觀	五角五分
人類生存奮鬥	四角五分
中宗教之功用	四角
耶穌的生平	四角
新約小史	四角
耶穌的研究	一角五分
文社月刊全年十大冊	一元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出版

宗教論文集

實價大洋三角二分

寄費另加

著者 燕京大學諸教授著

刊行者 中華基督教文社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經售者 各埠教會書局

序

近年國內思潮政潮，激盪翻騰；人事變化的迅疾，爲從來所未有。舊的觀念與制度都見得有推翻的可能，改革的必要，而新的基礎與標準，尙無奠定確實的現象。基督徒身受環境的刺激，既被非教者的責難，復經逼難者的打擊，物質精神，俱感苦痛，遂不能不發生種種的回應。有些基督徒就取了堅壁自守的態度，謝絕一切新思想，專靠自己祈禱崇拜讀經所激起的感情作人生的津筏。他們覺得人事不定，性命無所憑依，非杜門掩戶，固守遺傳，即無安心立命的根基。有些基督徒以爲此種辦法，簡直是蝸牛自縮；若基督教不能應付人生，適合潮流，不如置之度外，何必讓無謂的信仰，加精神的痛苦。這等人性躁識弱，一擊即退，與基督教僅有表面的關係，其心已離，其志已渙，其實更無信仰可言了。可是有多數深思靜省的基督徒，感受痛苦，乃欲作更切實的靈修，更深密的探索，務使他們已獲的宗教經驗，已有的宗教事實，可在此悲風愁雨的境界中保存而進展。

本書的八篇文章，是爲這一等同志集合的。

本書的論文是我向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幾位教授索求得來的。我以爲研求宗教的人雖須努力闡發宗教學術，但決不當專作艱深的探討，而置現在人生實際的需求於不見不聞之列。鐘鼓玉帛與菽米絲麻當有同等的重要。若遇荒歉之年，有志之士且當暫舍鐘鼓玉帛而從事於菽米絲麻，方不失却博施濟衆的心懷。今日中國的基督徒，在思想精神兩方面，俱感饑饉的艱危。吾們對此狀況，即使家中亦僅存斗粟，敢不與人相共，豐當以爲物色粗劣，而藏諸陋室中麼？我將此意告諸我友李榮芳徐寶謙柏基根誠質怡卞懿嘉諸教授，皆以爲然，特各爲淺顯的論文一篇，向今日中國的信道同志敬作曝獻。我又將此意告於我友沈嗣莊先生，亦深以吾言爲然，急向我索取文稿，我即將此稿略加修改舉以贈送於文社。

本書凡八篇，先論上帝，繼論耶穌，繼論修養與崇拜，而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列於後。其中柏卞二教授的英文稿皆我逕譯。我自己三篇論文曾載在去年的真理

與生命半月刊中。我本擬加作一篇關於上帝觀念的文章；嗣因公私蝟集，無暇可抽，祇得幾番執筆而仍舍去；這是很抱歉的。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趙紫宸序於文社公事室

宗教論文集

目錄

序·····	一四
先知的上帝觀·····	一五
耶穌的上帝觀·····	一六·三〇
他的孤獨·····	三一·三八
耶穌的死·····	三九·五三
論修養與工作交感的原則·····	五四·六三

論崇拜·····	六四·八三·
----------	--------

祈禱·····	八四·一〇三
---------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一〇四·一二六
---------------	---------



宗教論文集

先知的上帝觀

李榮芳

先知上的上帝觀

舊約對於上帝的觀念，很不一致：有自然的上帝觀；這種觀念，與同代旁的國度的上帝觀，很是相似，也很影響當代的社會，普通下級的人民；直到現在還未能跳出他的範圍。有儀文的上帝觀；他的觀念，很有唯物物的傾倚，以爲人可以藉着儀文禮節，討上帝的喜悅。這種觀念，於保存以色列的宗教，雖然不無貢獻，可是對於精神的宗教，總是一種障礙。有先知的上帝觀；他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上帝啓示，使我們曉得各代的賢哲怎樣一步一步的了解了上帝。我們在這篇裏，所要依法研究的，就是這個觀念。

我們最好從摩西起首。因爲以前的思想，沒有甚麼具體的記載。摩西看上帝是全能的，他與以色列人立約，作他們的上帝，他們作他的子民。多少學子很看重這個契約，因爲這就是以色列宗教變爲倫理宗教的初步。旁的如同族的宗教，他們的神與崇拜

的人，自然也聯爲一契，不能分開；可是以色列的宗教，是選擇的，雙方應許，結成這個盟約，雙方各有他的責任，各有他的權利。倘一方面不守他的條款，盟約就算解除；這樣，以色列人應許衆神之中，僅拜亞衛，同時亞衛應許，爲他們戰勝仇敵，領他們到迦南美地。

一到迦南，游牧的以色列人，化爲業農的以色列人，他們的亞衛觀念，與拜神的禮節，也漸與巴力的崇拜同化了。年深日久，人也不曉得是拜巴力，是拜亞衛。到亞哈的時候，因王后而推羅的巴力得以盛興，在以色列國，平日拜巴力的人，自然就默默服從了。不過先知以利亞無論如何，絕不肯舍去他亞衛的信仰，就在迦密山，招聚衆民，懇切問他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是亞衛是上帝，就當順從亞衛；若巴力是上帝，就當順從巴力？』至終以利亞得勝，因而證明亞衛是忌邪的上帝，以色列當敬拜他；只說亞衛是忌邪的上帝，而不說他是倫理的上帝，對於社會，還是沒有甚麼關係。這一步以利亞也見的很清楚，他看亞衛也是公義的上帝，在以色列人中斷定是非。亞哈王謀害了拿伯，侵佔了他的田地，以利亞就奉亞衛的名立刻去告訴他說：『狗在何處舐拿伯的血，

也在何處餵你的血。」如此亞衛不但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公義的上帝，要懲罰那不義的人。亞典的記者，很與利亞表同情，主持那游牧的生活，反對業農的敬神禮節。此外還有那利甲人，與拿細耳人，也是熱心事奉亞衛，仇視敬拜巴力的禮節。

第七第八世紀的上帝觀念，也可以從「亞」「上」兩典看出來。他們以為亞衛的居所是在錫安，可是他的權勢可以達到旁處。上帝在「亞典」裏是生命的淵源，很近乎一神的思想；他替南北兩國交戰，管理他們的地土，在「亞典」裏，記者描寫神人同形，而在「亞典」裏，記者竭力避諱，不過兩個記者都是要盡力免去簡陋的神人同形的說法，所以他們用亞衛的使者，名字，臉面，與尊榮，我們也可以從此看出上帝的品格來。他已顯出倫理的性品，有權，有愛，恨惡罪惡，不過還有時有他的偏見，任意而行，越出了倫理的範圍。

到第八世紀，我們有四位很緊要的先知；因為他們的品格與虔敬，我們更得對於上帝的觀念進一步更了解他的性品。

我們先論阿摩斯，從他我們得到倫理的一神觀念。先前以色列人雖拜亞衛，同時

仍舊承認別神；到阿摩斯的時候，不但以色列犯罪，受亞衛的懲罰，就是旁的國度犯罪，也是一樣受他的懲罰（阿二，一章）。因為管理全世，他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也不能逃避

他的懲罰（九三至四）。他看以色列人，與黑臉的古實一樣；他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也領

非利士人出迦斐託，領亞蘭人出吉珥（九七）。世人是否蒙上帝的喜悅，不在乎他們

獻祭多少，乃在乎他們是否公義。他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

悅你們的嚴肅的會集，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惟願公平如大水

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五二十一至二十四節）。上帝是惟一的，有他管理萬世，是道德的，

不容人有惡行，所以他屢次勸他們，要惡惡好善，秉公行義，便可以生活（五十四·十五）。

何西阿前幾年的思想，與阿摩斯相仿，到後來因為自己的經驗，了解了一種很深的

原理，就是上帝是愛，他是戀愛的丈夫，要用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誠實聘以色列為妻。（何

二十九·二十）他是慈悲的父親，從以色列年幼的時候就愛他們，將他們從埃及及召出

來（何十一）。

他也清清楚楚的向他們聲明態度說：『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

以色列阿！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使我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發動』（十一）。

何西阿與阿摩斯一樣反對獻祭，他說：「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上帝，勝於燔祭」（何六）。

這樣何西阿的上帝觀念，就是上帝是愛，他與以色列立約，合為夫婦。上帝從始至終保守他的盟約，可是以色列背了盟約，去事奉巴力。上帝用各種的方法，要將他們喚醒過來，使他們棄假歸真，回向上帝。他們甚麼時候悔改，上帝就將他們收復回來。這種純潔的愛情，是何西阿獨到之處。

以賽亞所見的，是上帝的聖潔，他聽撒拉弗的聲音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亞衛，他的榮光充滿天地。』他便回應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人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亞衛。』（賽六三·五）

這樣，上帝是聖潔的，絕非不純潔的人所可親近的。他們必須洗濯，自潔，從他眼前除掉他們的惡行，

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爲寡婦辨屈；不然不能討他的喜悅（賽一十六）。他不但是聖潔的，也是超越一切的，他的榮光充滿天地，亞述君王在他眼裏也不過就是怒氣的軍棍（賽十五）。在他面前，驕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偶像必廢棄（賽二十七·十八）。以賽亞的上帝觀，已經高尚了，不過他總未能脫去神人同形的說法，有時他提到他的手，他的嘴，他的眼；他起來震動天地，他發熱心，他動怒氣。有時他也格外小心，恐怕人有誤會，所以形容他見的異像的時候，他甚麼都沒提，就說『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也是因爲這個原故，他反對製偶像的，因爲『他們向自己手所造的偶像跪拜，就是自己指頭所作的。』在他看亞衛是靈，時刻活動，滿有能力，絕不住在人手所作的金銀偶像的裏面。以賽亞看亞衛還是偏重一國，並非萬國一律；亞衛所注意的，還是國家，並非個人。不過他信上帝，管理世界，在他的權下，只有公義可蒙悅納，其餘的儀文禮節，皆不能討他的喜悅。

彌迦所主持的也是上帝的公義，他很反對那些『在牀上圖謀罪孽，造作奸惡的人，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禍患來了，這些人雖然哀求亞衛，却

不蒙應允。（彌三四）那一班貪賄的首領，祭司，所謂先知，雖然告訴他們說：『亞衛不

是在我們中間麼？災禍必不臨到我們。』彌迦反回答他們說：『因你們的緣故，錫安

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荒墟，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三十一·十二）。

彌迦六章六至八節的言辭，恐怕不是彌迦的手筆，可是很代表當時先知的教訓，最好作

第八世紀先知反對儀文而提倡倫理的總結。『我朝見亞衛，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當

獻上甚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麼？亞衛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

河麼？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麼？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世人

哪！亞衛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

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因為上帝是公義的，仁慈的，必須這樣作，才能得他的同情。

耶利米對於上帝的觀念，更進一步。他看『惟亞衛是真上帝，是活上帝，是永遠的

王』（耶十），無人能與他相比（十六）。在他眼裏，列國的神不過虛空無益之物（

十六十九) 惟有亞衛充滿全地 (二十三二十四)。他用沙作海的界限，他按時賜春雨秋雨 (五十二至二十四)。他爲列邦列國，設立先知爲要施行拔出，拆毀，毀滅，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一十)。他也是個人的上帝，因爲他察驗人心，堅視肺腑 (二十二)。耶利米也是首倡萬民得救的人，他祈禱說：『亞衛阿！列國必從地極來到你這裏說，我們列祖所承受的，不過是虛假，是虛空無益之物』 (十六十九)。耶利米最大的貢獻，還是內裏的宗教，他希望有一個新約，寫在人的裏面，從最小的，到最大的，全要認識他 (三十一至三十四節)。他要賜他們認識他的心，他們要一心歸向他 (二十四七)。若是『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人識透，只有亞衛鑒察。 (十七九·十) 要想與亞衛復合，必須從心裏下手，『將心裏的污穢除掉』方能有濟 (四四)。這樣宗教不但是內裏的，也是個人的，個人直接與他相契。像第八世的先知，耶利米也反對祭祀，他看曠野的時候，上帝並未吩咐他們給他獻祭 (七三十二)。他雖不常提上帝就是我們的天父，可是他的宗教的中心，還是重在神人以心相契的生活。

以西結注意亞衛的神聖。他常提亞衛的聖名，他勸他們不要因供物偶像褻瀆他

的聖名（二十三·二十九）。他們到了所去的國度，就使他的聖名被褻瀆（三十六·二十）。

他要為他的聖名發熱，將選民救回，憐憫他們（三十九·二十五）。後來以色列家和他

們的君主，必不再玷污他的聖名（四十三·七）。單從這幾節看，好像他所見的，與以賽

亞相似，是靈性的聖潔。這樣的上帝，不忍看見罪惡。不過他常將這聖潔二字，用在旁

的事物上，如同『聖物』、『聖山』、『聖地』、『聖屋』、『聖衣』等類，又使我們感覺他

所謂聖潔的，好像又回到古時的原意。這樣成聖，不過就是分離的意思，比以賽亞的觀

念卑陋了。雖然如此，我們若純用這物質的觀念，去解以西結的聖潔，也不甚公允，因為

在他看亞衛所要求的不僅是儀文，也是倫理，他的聖潔所反對的，不僅是外面的不潔，更

僅是內裏污穢。以西結所描寫的亞衛品格，不算十分的愜當，有幾處的結論說：『你們

就知道我是亞衛』（十一·十二·十六·二十）。好像上帝施恩懲罰，都為的是自己的

聲名。更難聞的如三十六章二十二、三十二節說，『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